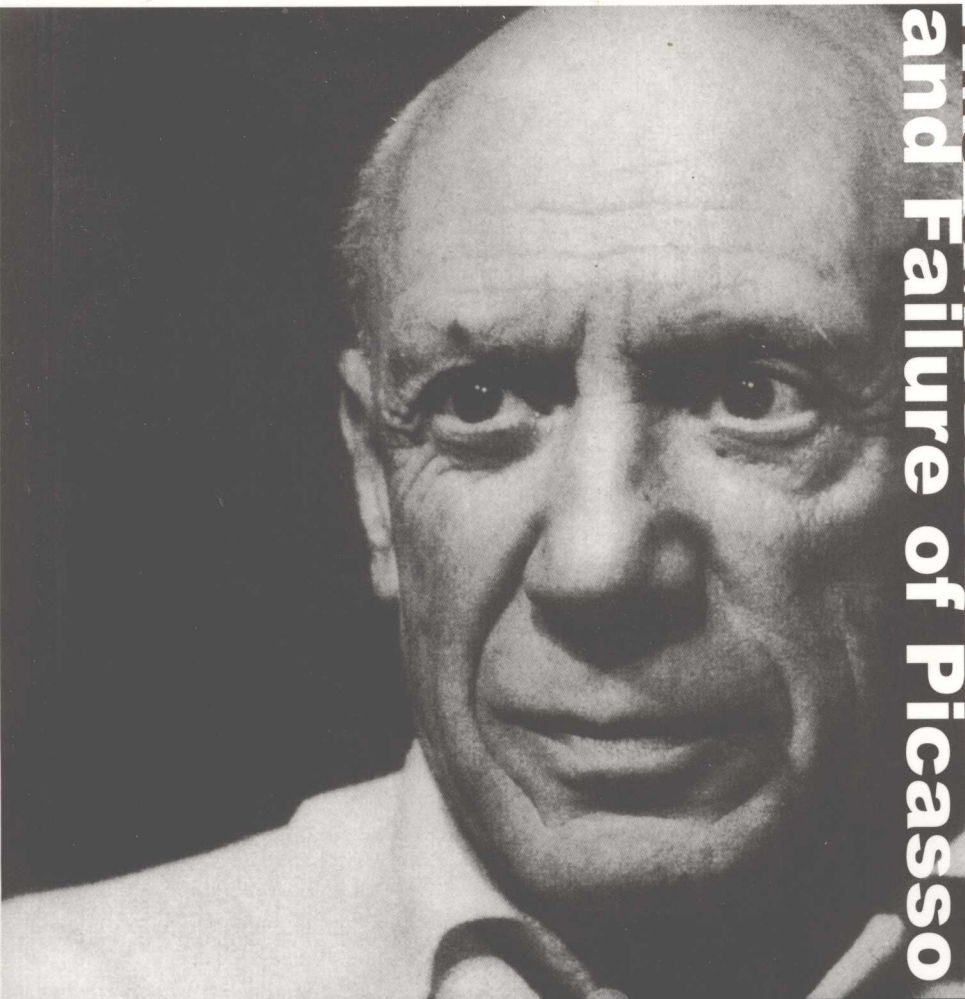


# 毕加索的成败

〔英〕约翰·伯格 著  
连德诚 译

##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Picasso



| 影像阅读 |  
约翰·伯格作品

*John Berg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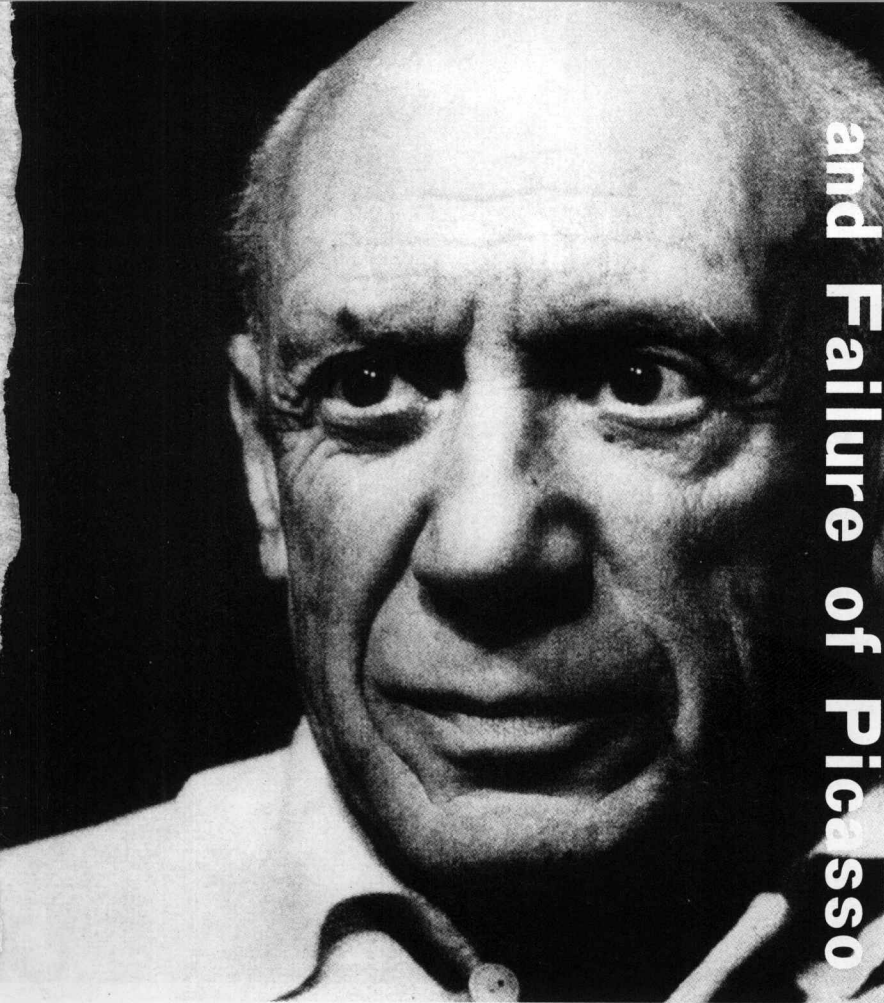
迄今为止关于毕加索的最重要的著作。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愈显现它的价值，一部沉思、雄辩、批判性的传记，颠覆性和悲悯心兼具。

——约翰·卡纳迪 (John Canaday), 《新共和》(New Republic)

# 毕加索的成败

〔英〕约翰·伯格 著  
连德诚 译

##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Picasso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PICASSO by John Berger**

Copyright © 1965 by John Berg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ohn Berg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译文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6-13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毕加索的成败/(英)伯格著;连德诚译.—桂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

(影像阅读)

ISBN 978-7-5633-6529-6

I.毕… II.①伯…②连… III.毕加索,P.R.(1881~  
1973)-绘画-美术批评 IV.J205.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144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380mm 1/32

印张:8.5 字数:99千字 图片:121幅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定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539-2925659)

## 前 言

这本书是我二十多年前写的。当它于1965年初次发行时，在许多地方，即使不是到处，它被攻击为傲慢的、鲁钝的、教条的、刚愎的。在英格兰这个“绅士”之国，它也被讥为格调低下。毕加索还活着且声望如日中天。神化毕加索的图书及文章年年都有出版。对于我这本书的这种批评多少使我讶异。我认为我的写作是基于对所谈论的这位艺术家及对这个人的同情。或许现在，因为时间的推移，这种对我所说故事的主人公的同情变得更为重要。

例如，本书一开始就讨论毕加索的财富，这在当时被评为庸俗不雅。如将我提到的金钱数额换算为目前的数值，它至少扩增十倍。之后毕加索去世。没多久，攸关他资产的严重诉讼开始。最近，在其他艺术家如达利(Salvador Dali)去世之后，我们目睹了同样肮脏的情事。只要艺术作品首要地是可观的投资物，这种情况就势必发生。但重点是，这里暗示的异化通常是老迈的艺术家首先遭受的一种孤寂（银行

金库的孤寂)。这种孤寂正是本书的起点，而当我再次读它，我发现时间也证实了我提出的其他论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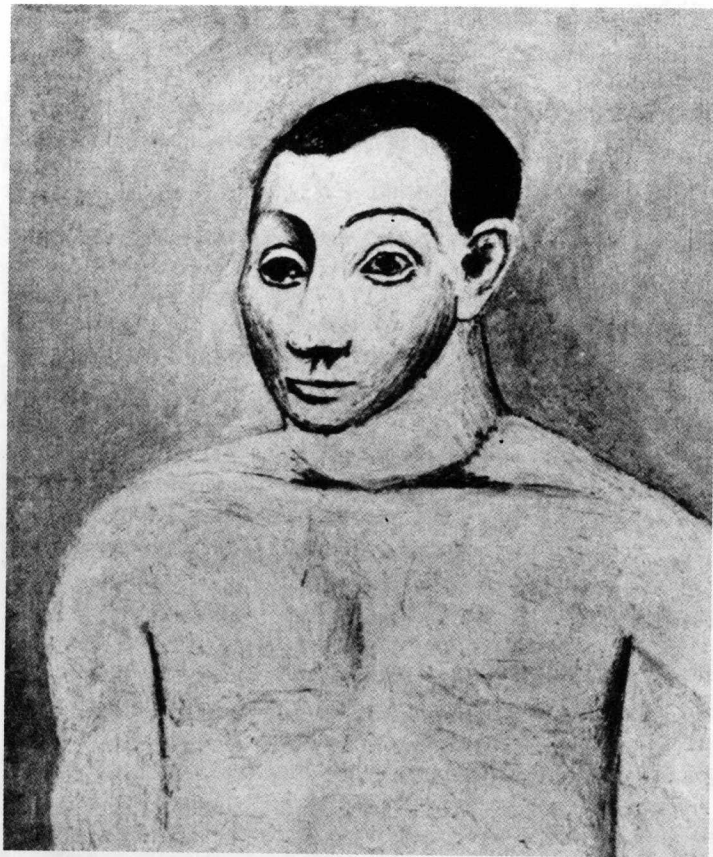
然而，也有疏漏之处。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未能给毕加索在1902及1907年之间绘制的某些典型的作品以足够的分量。简单说，我太急躁而没能了解立体派(Cubism)的关键性。因为疏忽了这些早期作品，我想我遗漏了研究毕加索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基本性格的线索。我感受到他的天才特质，我东拉西扯，却未能足够明确地陈述它。本来，我是可以弥补这种疏漏的。

绘画是这样一种艺术，它提醒我们时间与可见物(the visible)乃成对地一并产生。产生的所在是人的心灵——它将诸般事件纳入时间的序列，将种种表象合为所见的世界。随着这种时间与可见物的产生，一种在场(presence)与缺席(absence)之间的对话由是展开。我们全都实践这种对话(We all live this dialogue)。

斟酌毕加索1906年的《自画像》(*Self-Portrait*)。这幅画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为什么这幅显然平静无澜的图像会让我们如此深深感动呢？

这个年轻人的表情——对25岁的人来说并不特殊——是孤独的、专注的、尖锐的。那是一种结合了迷失与期待的表情。然而这还只是文学的层面。

在造型上我们看到什么？他的头及身体正力求具体，寻求一种可认知的形式，但尚未完全找到。它们刚好处在发现它、降落其上



毕加索，《自画像》，1906



的那一刻——就像一只鸟停驻屋檐上。这个意象令人感动，因为它再现了如此景象：一种在场力争变为可见。

比喻说，这是相当平常的经验。特别之处在于，从这件作品中，毕加索发现了（偶然碰见但多少认得）表达这种试探性的但几乎是绝对迫切的“变为可见”所必需的绘画方法。1902年到1907年，在这个产生《阿维尼翁的少女》(*Demoiselles d'Avignon*)、涵括最早期的立体派(proto-Cubist)作品的数年间，他描绘了无数的意象，它们表达了最初的希望：妥善解决形体，一种提供被看见的的保证的解决方法——这种保证在此之前似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幅《自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助于表现这种“刚变成可见”的绘画方法：皮肤色的颜料如何溢溢出轮廓线外；最少的、未完成的阴影的描绘；五官特征的线条，画在脸上而不是画进去——像画在瓶上的图形。（“他就像被创造之后和吸第一口气之前瞬间的亚当。”）

在同一时期的其他画作中，毕加索运用其他的方法，我怀疑他是否刻意地运用它们。它们的产生是透过一种深刻的直觉的信念，这种信念是毕加索作为一个画家的行动精髓。毕加索并不认为视觉的真实是本有的、必然的。相反，他总是注意到，任何他所看到的事物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在可见的形式背后存有非常多其他遗漏的明显的可能性。

谁在选择或遗漏？当然，不是艺术家，也不是寻求视觉形式的呈现，事实上，也非创造时期的上帝。这个问题必须维持未答，但它期

待更接近某些答案：毕加索面对着有形的世界，在可见的形式——就我们所知道的——确保之前，总是不断地玩弄可能看见的形式。他对创造的强烈欲求，有时深刻，有时浮泛，乃源自这种根本的信念：基本上，可见的形式是独断的。

他直觉地将成长的力量与存在的形态区分开来，而这种区分使得得以玩弄前存在状态的谜。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幅1906年自画像的撼人力量，可以说，那是一种前存在状态的意象，一幅将创造它的主体的画像。

我试图以文字澄清什么是唯独绘画形式可以清楚地述说或质问的，但是毕加索的质问或探索并不单纯地依赖艺术的经验。它基于其他的、更广泛的人类经验，特别是那些经验中身体的力量凌驾肉体的正常配置者。这是何以毕加索如此地着魔于并且如此地能够创造激情与痛苦的意象：在这些意象中，力量超越了存在的形体，它们揭露了存在的形体以及它的配置——我们视为当然的——绝不是完美的或完成的。

毕加索是未完成的——不是未完成的作品，而是未完成的经验——大师。如果所有的绘画都和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对话有关，那么毕加索的艺术，在它最深刻的状态，自我定位于两者之间的门槛，在存在的、刚开始的、未完成的世界的入口。

1987年10月

Quincy, Mieussy 法国



# 目录

## CONTENTS

前言 / 1

1 毕加索 / 1

2 画家 / 159

3 最后的敬礼 / 245

# 1 毕加索

PICASSO



现在，毕加索比任何其他艺术家更富有，更出名。他的财富难以估算。我只提他资产的一部分：他收藏了数百幅自己的油画作品，涵盖他艺术生涯的每一个时期。这个收藏，按照现在的行情，价值至少在五百万到二千五百万英镑之间。

去年，一幅毕加索的胶彩画（通常比油画的价格低），约摸 $2 \times 3$ 英尺大小，在一个拍卖会中以八万英镑再度转手。这幅作品绘于1905年，属于所谓的“蓝色时期”（Blue Period），这个时期的作品因为感伤地描绘穷人，往往变成富者的最爱。无论如何，毕加索1936年的一件很普通的小幅静物作品，最近卖价也超过一万英镑。因为毕加索自己作品的收藏至少包含了五百幅油画，其中多数比这幅静物大得多，也重要得多，所以其价值绝对不会低于五百万英镑。当然这些画作需得有计划地出手，才不致太急促地充斥整个艺术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毕加索以一件静物画作的价钱买下了法国南部的一栋房舍。实际上，此时毕加索已然超越了金钱的需要，任何他想要的，画出来他就得到了。这个事实变得有点像迈达斯（Midas）的神话，迈达斯所触摸之物都变成金子。毕加索画线圈选的任何东西，都变成他的。但这个神话是一出悲喜剧，迈达斯几乎饿死，因为他不能靠吃金子过活。

毕加索像这样神话般地获致财力是1950年代初期的事。而在根本上影响毕加索情况的却是一些与毕加索毫无关联的人士的决策。美国

政府通过一条法律，准许任何捐赠艺术品给博物馆的公民减扣所得税：减税立即生效，但艺术品可以在捐赠者死后才给博物馆。立法的目的在于鼓励欧洲艺术品的引进。（这里仍然可以看到魔法般的信仰的残余：拥有艺术是对权力的肯定。）在英国，为了防止艺术品的外流，法律也改变了：人们可以用艺术品代替金钱来缴付遗产税。在热爱艺术者的圈子里，这两种立法都促进了拍卖场中的艺术品的增值。

艺术品的增值有另一个原因。到1950年代初期，可用于投资的金钱数额增加到一种空前的程度。大战后的重建，重整军备的刺激，已开发经济的合并（牺牲了未开发者），都导致资金过剩的情况。这本身就刺激艺术品的投资，但是其中还有另一种——可以说是较人性的——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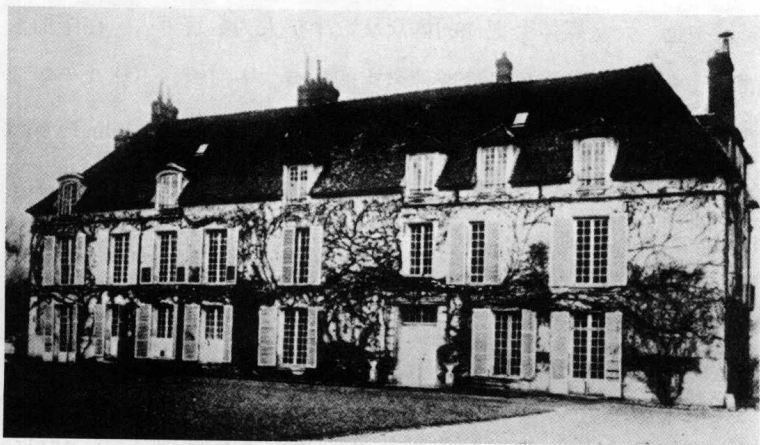
在大战之前，国外及殖民地投资的可能性已经改变，现在投资的数额太过庞大，以致一般私人的投资无法自我决定，他们只好把资本交付给组织十分完备的投资团体。垄断的资本主义对一般投资者，就像对一般受雇者而言，在特征上变成匿名的。结果，某些投资者乃寻求一种投资范围，可以提供满足个人兴味与刺激的机会，而仍然维持相当程度的无风险——算是一种副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了艺术品。所以，大约在这个时候，艺术品在某种生活中的确取代了过去南美铁路、玻利维亚的锡及锡兰茶园的位置。

十年之内艺术品市场中的价格起码涨了十倍。

甚至在1950年代之前，毕加索就已经富有。1906年，画商开始收购他的作品。到了1909年，他已经雇用穿围裙戴头巾的女佣在桌旁侍候。1912年，当毕加索在普罗旺斯（Provence）的一片白墙上作画时，他的经纪人认为值得把墙拆毁，然后把整幅画作原封不动地送到巴黎，请专家重新装裱在木板上。1919年，毕加索搬进位于巴黎最高级地区之一的一间大公寓。1930年，他买下了17世纪的Boisgeloup别墅（图1）。

从28岁起，毕加索可以不愁钱财。到38岁，他已富裕。65岁时，就成了百万富翁。

毕加索的声誉随着他的财富水涨船高。最初当然声誉超过财富：



1 Boisgeloup 别墅，诺曼底

毕加索在他朋友及画家间的口碑吸引了画商的注意。今天，毕加索的财富助长了他的名气。

连那些不知道他们的首相是谁的人都知道毕加索。他的盛名在英国就像拉斐尔 (Raphael) 在意大利一样。在法国他与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 齐名。毕加索的一个朋友，批评家乔治·贝松 (Georges Besson) 说得更夸张，他说：“再没有比尝试去解释毕加索这个人更危险的了。他比佛陀或圣母玛丽亚还有名，比群众更善变。”这就像目前毕加索的朋友常说的一样，难免夸大其词。但确实没有画家曾经具有这样的高知名度。

大众媒体是对这种现象技术上的解释。基于某些因素，当一个人雀屏中选，大众媒体会把他的群众从数千扩大为数百万人。在毕加索的事例中，这种转变也是改变他名声的重点。毕加索并不比八十年前法国的米勒 (Jean François Millet) 或英国的密莱司 (Sir John Everett Millais) 出名。他们有名是因为他们的两三幅画非常普及，几乎家家户户都挂着这些画作的复制品。这些画——《成熟的樱桃》(Cherry Ripe) 或《晚祷》(The Angelus) ——甚至比画家的名字还广为人知。今天，如果你做一个普遍的调查，在一百个知道毕加索的人中，并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够辨认出他作品的人。

唯一可与毕加索盛名相提并论的艺术家是卓别林 (Charlie Chaplin)。但是，像 19 世纪的画家一样，卓别林的声誉来自他作品的



广受欢迎。实际上，有许多观众看到卓别林本人时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期望看到的卓别林是留胡子、带手杖的。在卓别林的例子中，艺术家——或者更正确地说，他的艺术——远比“他的人”来得重要。但毕加索这个人，他的人格，使他的艺术笼罩在阴影之下。现在要解释这种情况何以产生，未免为时过早，但这一点我们稍后会反复地讨论。

你会说，知道一个人名并不等于知道他的人格。但是任何记忆的事情都伴随亦促成联想。毕加索的名字所造成的联想创造了他人格的传奇。毕加索是老夫还娶少妻，毕加索是天才，毕加索是疯子，毕加



2 毕加索与吉洛  
(Françoise Gilot) 在 Golfe Juan, 1948

索是当世最伟大的艺术家，毕加索是数百万富翁，毕加索是共产党，毕加索的作品毫无意义：小孩画得比他更好，他在玩弄我们。如果毕加索能够摆脱这一切，祝他好运！这是毕加索这个名字在欧洲所造成的联想的一般情况。明显的矛盾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因为日常的逻辑不需要也不应适用于神话的人物。

你怀疑我在夸大其词吗？过去的五十年间，在非人性的压力下，布尔乔亚的社会中激起一种对非理性的强烈饥渴。萨瓦特斯（Jaime Sabartes）是毕加索长期的伙伴，半正式的传记作者。让我们看看他如何把毕加索拱进诸神的传奇世界中：

如果毕加索能够挽留时间，则所有的时钟将要停摆，时光就会消逝，日子就要结束，而且地球也要停止运转，直到他改变他的心意。而如果真的是毕加索使这世界静止，等待也是徒劳。如此，我发现了毕加索，所以他必须持续下去。这是自由地追求他的命运所需要的。<sup>[1]</sup>

乍看之下，令人跌破眼镜的是，专家对毕加索的看法在本质上与一般的看法非常类似。专家们可能欣赏毕加索的艺术，但只要他们能力可及，他们可以随时把毕加索描述成一个不同于——或不仅只是——画家的人物。